

歷史與空間

老北京的磚雕

我喜歡在胡同中穿行，愛看四合院瓦簷下那雕刻精美的磚雕，大門兩側的牆上有磚雕影壁……北京磚雕根植於古都京城，表現了皇城的雄宏大氣與華麗精細，既反映了一種建築文化，也反映了一種傳統文化。四合院是磚雕的載體，而四合院的門樓則是磚雕的重點裝飾部位，比如香餌胡同7號門樓上，有一大塊極其精美的鏤空磚雕，據說很多人都曾坐在門前把它一筆一筆地勾畫了下來。

細說磚雕，不得不說北京東棉花胡同15號院的劉鳳山故居。劉鳳山，晚清著名人士，隸屬漢軍鑲白旗。曾任清新編陸軍第一鎮統制，後調任廣州將軍。時武昌起義爆發，他不顧下屬勸阻，堅持去廣州赴任，於1911年10月25日被革命黨人炸彈暗殺，成為滿清王朝最後的犧牲品。

劉鳳山故居已破舊得不成樣子，惟有院內拱門非常精美，透過形象生動的磚雕，讓人依稀能想像當年的繁華。拱頂欄板上雕着歲寒三友松、竹、梅，拱券上石榴花怒放，葉子纏繞有致，拱門兩側雕有多寶閣，閣內為暗八仙圖案。

秦老胡同35號的如意門磚雕，處處是「蝙蝠」，嘴裡還叼着「桃」和「暗八仙」，前細瓦廠13號磚雕門樓，西安門大街141號磚雕門樓，粉房琉璃街124號戲簷磚雕，還有已經消失的米市胡同115號關帝廟(潘祖蔭祠)戲簷磚雕極為精緻。從東四路口往南的禮士胡同，電視劇《大宅門》就是在路北129號清時武昌知府的豪宅拍攝外景，同中部路北牆上還有十幾塊大幅清代磚雕。據說，如此精美的磚雕甚至在故宮都找不到。

北京磚雕藝術被稱為漢族磚雕藝術「四大名旦」（京雕、徽雕、蘇雕、晉雕）之首，大多作為大門、照壁、祠堂、戲台、園林等建築的裝飾，廣泛用於老北京建築。明清兩代，是古代磚雕藝術發展的繁榮時期，這個時期磚雕的應用非常廣泛而且題材多樣新

穎，裝飾雕刻精巧，並且爭奇鬥勝，富貴華麗。

北京磚雕題材以花卉為主，還有動物、人物、字體等。如鳳戲牡丹、四君子、富貴牡丹、五蝠捧壽、荷花、竹子、歲寒三友等。戲簷雕刻題材尤其廣泛，如鶴鹿同春、子孫萬代、麒麟臥松、太師少師、博古爐瓶、鴛鴦荷花、玉棠富貴等。戲簷側面的磚雕縫頭上還常刻有萬事如意、太極圖等圖案。

工匠們採用薄肉雕、浮雕、透雕和線刻等多項高難的技法，根據門樓宅第的不同，在門樓、門頭、戲簷、門墩兒上進行圖案設計，按照圖樣的尺寸去燒製澄漿泥磚，在磚上雕刻。其中以浮雕最具特色，有些畫面的精彩部分，則單獨製造，後再鑲在磚面上，如花朵、獸頭……還有部分運用透雕技術，表現出的圖案效果更佳。

用拼接的方式，如兩拼、四拼、六拼、八拼等完成門頭的整個磚雕裝飾。畫面上呈現的人物、花卉圖案的完成，要靠工匠的刀工技巧，畫面玲瓏剔透，一般雕完後不再另行打磨，幾塊磚雕拼砌在一起，就形成了巨幅的佳品了。

在舊民宅裡，磚雕是傳統的民間藝術，從一個側面見證着歷史上民間生活，是民俗生活的一部分。它的功能有美化家宅的作用，有炫耀顯示家庭、家族社會地位、經濟實力的成分，更主要的卻是為求吉、避災、鎮邪。因此，它的題材，基本都是在傳統中形成的吉祥題材。設雕刻的鎮邪物也是為了求吉，它們是中國傳統吉祥文化的一部分。

「有圖必有意，有意必吉祥」，民間的磚雕從圖案類型上，有文字，有紋飾，有圖畫，有神像，還有仿木建築構件，吉祥文字常見的有「泰山石敢當」「鴻禧」「福」「祿」「壽」等。

紋飾是最讓人眼花繚亂的，只有專家才能準確地辨識出來吧。有花卉紋，有鳥獸紋，

■ 祁建



■ 劉鳳山故居以保留精美的磚雕藝術而在北京胡同文化裡小有名氣。 網上圖片

還有花卉與花卉組合，花卉與獸鳥組合，花卉與字組合等等。

磚雕藝術歷史悠久，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有製作，留有「厚斂雕牆」的記載。北京始建年代較早而遺存至今的宗教建築，比較容易看到大量的磚雕，如房山雲居寺的遼代北塔，昌平銀山塔林的唐塔、元塔，石景山西山八大處的遼代招仙塔，門頭溝區始建於晉代的潭柘寺，西城區始建於唐貞觀年的法源寺，通州區遼代建的燃燈塔。塔上的神像人物磚雕特別吸引磚雕藝術的癡迷者。燃燈塔每面都有精美的磚雕，須彌座雙束腰的上腰三壺門內鑲仙人，各角雕力士，力士披甲頂盔。雲居寺北塔上能看到音樂人的形象，角雕的力士各個都威猛神武。

寺廟殿宇的正脊、垂脊、戲脊都是磚雕藝術的精彩舞台，寶頂、大吻、角獸、仙人雖是定製的，但各個寺廟並不完全相同，各見風采。山牆上的透風也是磚雕藝術的用武之地，法源寺的透風雕八吉祥圖，有寶瓶、盤長、雙魚等，既有實用性，又是精美小巧的吉祥藝術小品，富有觀賞性。

隨着城市的建設開發，北京有些老胡同已消亡，四合院消失了不少，很多老街道也很難找到了，使得磚雕藝術更顯珍貴。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柏格森與綿延概念

早前重讀柏格森（Henri Bergson），從《時間與自由意志》（Time and Free Will）與《創造演化論》（Creative Evolution）讀起；他以哲學家身份獲頒1927年度諾貝爾文學獎；他乃法國人，但在討論「生命哲學」（philosophy of life）時，經常用上德語Lebensphilosophie，亦提到尼采（Friedrich W. Nietzsche）、叔本華（Arthur Schopenhauer）與齊克果（Søren Kierkegaard）等的反理性主義。

何謂「生命哲學」？「生命哲學」是指哲學家試圖歸納的生命定律，將人類、生物等等宇宙所有的發展組織而提出的哲學見解，諸如叔本華之生存意志論（宇宙本質是生存的慾望）、尼采之「權力意志」（Der Wille zur Macht）、達爾文（Charles R. Darwin）之生物演化論，俱普遍被視為生命哲學。

生命哲學這哲學分支源於十九世紀，一眾生命哲學家認為哲學將物質與精神分割並不適合，哲學的研究對象不應單純只在兩者取其一，而應為兩者整合而觀的「生命」，研究對象也僅是人，而包括世界的所有東西：山、海、地、空氣等，更包含歷史及社會層面的分析；生命哲學不再將生命、世界視為靜止物，而應視為一個可創造及發展的歷程。

他在《時間與自由意志》中提出「綿延」（durée）概念，對上世紀歐陸哲學家如德勒茲（Gilles Deleuze）影響極深；他又在《創造演化論》一書將實證科學與形而上學連結，以論述一套科學與哲學互融的世界觀；他雖生於達爾文主義盛行時代，但對此

說抱有懷疑；他認為事物皆向前進此點是確定的，背後正好有一股「生命衝力」（élan vital），西方傳統的形上學就一直（以各種概念或命名）欲找出動力所在。

他將理性哲學喻為一部照相機：理智（intellect）僅將世界的動態一張一張定格拍攝，再如電影快速放映，然而此種掌握世界的方式，實質上不完整；空間可用尺來量度，而時間則不可，他認為時間並非今人所理解一秒、一分鐘，此為斷裂的空間式的量度單位；真正的時間不可量度，世人感覺一種連續性，而「直覺」則存在於此種連續性之中，他稱此種連續性為「綿延」（法文為durée），可英譯duration。

「綿延」乃自由的創造意識，其向上運動創造精神以及生命形式，因此生物的進化歷程即意識創造歷程，而物質則為「綿延」停滯或削弱的結果，亦為一種心理過程，在離開物質並無相對靜止的絕對運動；他對道德與宗教亦主張超越僵化的形式與教條，走向主體的生命活力與普遍之愛。

簡言之，世人所感受的「時鐘上的五分鐘」，跟「過山車上經歷的五分鐘」或「在下課前經歷的五分鐘」有所不同；鐘上的分割點注意分秒在客觀上可量度，乃逐點構成的假象；但「過山車上經歷的五分鐘」過得很快，「在下課前經歷的五分鐘」又覺得很慢，此為主觀意識上的連續，他所言的「直覺」即存在於連續的意識之中，世人在生活體驗中實然以此種方式，而非格林威治標準時間，那就構成對世界理解的差異了。

施詞度墨香

■ 詩：施學概
書法：梁君度



豆棚閒話

■ 鄧榮河

小滿的警示

在二十四節氣中，小滿是一個頗具警示意義的節氣。那種警示，既夾雜着土腥味十足的生活氣息，也蘊含着樸素得不能再樸素的人生哲理。

如果說芒種是一場盛大的婚禮，那麼小滿就是舉行婚禮前那種日思夜盼的煎熬。當成熟的氣息以加速度的方式接近禮炮的體溫，村前屋後的小麥們，便開始計算離家的日子。

不過，凡事急不得。很多時候，不得不相信宿命。當然，有些東西比人更相信宿命，比如村莊。在村莊的潛意識裡，小滿——充其量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。天天渴望着成熟，其實離成熟還有那麼苦熬熟煎的一段。

小滿時節，北方的收穫已經見了雛形，差只差最後修成正果的關鍵。正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最後的關鍵時期，往往決定着額頭的微笑陽光不陽光，臉頰的汗水到底能值多少錢。「小滿不滿，麥有一險。」農人們明

白，肆虐的病蟲，無情的乾旱，往往令小滿難滿，都會讓唾手可得之幸福，一下子滑落到懸崖邊。因此，小滿時節的北方農人，依舊天天與勤勞相伴。那些沒有根基的悠閑，眨眼間便在乾熱風裡迅疾地風乾。

其實，對於每個人來說，一輩子都會經歷過很多「小滿」，但真正能夠擁有沉甸甸的「芒種」的，不多。分析原因，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——沒有真正把握好這種「小滿」的熬煎。有人認為「小滿」即滿，癡癡地以為擁有了一片綠葉就擁有了整個春天；也有人認為「小滿」即安，滿足於眼前的小收小穫，洋洋自得停滯不前；更有甚者，「小滿」不滿——心渴望大海的遼闊，不想試探小溪的深淺，心比天高好高騖遠……

不經歷風雨不見彩虹，同樣道理，不經歷全身心投入的熬煎，難以擁有屬於自己的圓滿。

生活點滴

前不久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小住了一陣，卻並沒太多地關心多病的媽媽，常常出去和朋友們聚會，辜負了媽媽為我做的一桌好菜，常常很晚回家，讓父母擔心得難以入睡，睡眠不好更加重了媽媽的病情。我正要離開的那天早上，突然接到醫院電話，說媽媽的CT檢查結果有問題，建議去大醫院進一步檢查，令我擔憂，我馬上把機票退了，決定留下來照顧媽媽。

但沒想到的是，我由於作息不規律，抵抗力下降，大病一場，反過來讓媽媽照顧我。我一生病，媽媽比她自己生病還着急心痛，擔憂焦慮，每天噓寒問暖，給我按摩，給我做治病的各種吃的，如止咳的冰糖雪梨、枇杷葉熬水等，無微不至地照顧我，甚至放棄了參加她的同學會，而媽媽一直多病，我卻很少這樣對她，更不會為了她，放棄一次聚會。

一天晚上，我高烧不退，媽媽忍着頸椎病的病痛，埋頭守着給我熬了一大鍋中草藥，用

來鴻

今天早上出門到小區院子裡轉了一圈，散了散步，發現花大多數開了。我這才恍然：哦！已是「人間最美四月天」。

桃梅開得最爛漫，滿樹是粉的花，沒有一片葉子。灼灼其華，昭然天下。細觀桃花漫枝，方知畫家筆下的春天的真實。

丁香花，一種是紫色的，一種是白色的，從綠葉堆中鑽出頭來向我微笑。她笑出了美麗的容顏，笑出了濃郁的芬芳。丁香花雖小，但空中蕩漾着的盡是她的香氣。

海棠花正長出骨朵來，紅紅的胭脂色，點點綴綴在綠葉中，疏影橫斜，時有鳥雀蹬枝，在花叢中起舞鳴啼，端端的勝過一幅大家的花鳥作品。在小路的一旁，有一棵幾年前種下的海棠樹，一直長得不旺，一邊的枝條已經枯死，而另一邊的枝條則舒展茂盛。今日不經意看到她充滿着生機，面帶笑容沐浴在春光裡，在春風中搖曳，我便想起這是我曾種下的一棵海棠樹，我為她的新生而歡喜！看她的神情，彷彿並非是不經意，卻是很專注地等待我的目光。

一串紅，雖然被稱之為一串紅，但是，其實並不是紅色，而是紫紅色。也有人叫她螞蟻上樹。一枝枝粗壯的樹枝像一根魔棒吸引了滿身的如顆粒一般的碎花。在春風裡展示着自己特有的美麗風格。

連翹花很富貴，滿身盡是黃金色。長長的花瓣像龍舌蘭的葉子。她和迎春花不易分辨，常常被混淆，許多人呼她為迎春花。這也難怪，她們的枝條同樣的長而柔軟，花兒壓枝低，拉着弓兒向着大地。

臘梅花，已經凋謝，把春天的溫暖留給了花園裡的嬌羞者。她們只能在春天明媚的陽光裡開放，不像臘梅一樣甘向嚴寒動春枝。由此，我便聯想到：南飛北歸的大雁，避寒趨暖。而這些花兒卻在這裡堅守，度過春夏秋冬。我曾寫詩讚美花的品格：花落未必隨流水，樹下尚

母愛熬製的湯藥

■ 宋 鶯

「滾蛋療法」給我治療，廚房裡熬着中草藥，將在裡面煮過的蛋在我身體的各個部位滾來滾去，熱敷，一會又把蛋拿到廚房裡的中草藥裡加熱，媽媽拖着被歲了的痛腳，來回跑了幾十趟，累得夠嗆，總算讓我退烧了，媽媽這才鬆了一口氣！媽媽每天一癱一拐地到處去幫我尋醫問藥，我吃了很多西藥仍不見好，媽媽又到處去打聽偏方。醫生一再叮囑患有頸椎病的媽媽不要埋頭做事，但媽媽還是忍着頸椎壓迫神經的疼痛，埋頭守着給我熬中草藥，不停地用筷子攪動藥渣，手都酸了，腿也站酸了。當媽媽把飽含愛與心血的湯藥端到我面前，我感動與愧疚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淌，大顆大顆地滴到湯藥裡，心在顫抖和懺悔，哽咽着將這碗苦澀的湯藥一飲而盡，但良藥苦口利於病。

喝了這母愛熬製的湯藥，我總算康復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這湯藥治好了我的很多毛病，讓我意識到母愛是多麼偉大和無私，媽媽是世界上

最愛我的人，遠遠超過了我對她的愛和關心，甚至超過了愛她自己！而我平時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，以自我為中心，我行我素，自私而漠然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飯來張口，衣來伸手的生活，卻很少考慮媽媽平時的感受，很少去關心、照顧她，甚至很少為媽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比如幫她倒一次水，遞一次藥，給她按摩一次；為她放棄一次聚會，在家吃一頓媽媽特地為我做的飯菜；或早點回家，不要影響她休息……我同時也意識到了，我的健康和健康地生活才是對媽媽的愛和孝順，所以回上海後，我開始早睡早起，堅持鍛煉，勤於筆耕，積極向上地生活。當我每天早上迎着陽光奔跑，都在心裡呼喊：「媽媽，我要用實際行動去愛你！我要為你健康而快樂地活着！」

感謝這母愛熬製的湯藥，讓大病初癒的我如夢初醒！

■ 秋 實

院子裡的春天

可作香泥。冬去春來不丈夫，寒眠暖蟄樂生息。

石榴花也是不與眾嬌羞爭春光的，也是一位謙謙君子。只是在春光無限、熱情洋溢的暮春，才會像火一樣開放。其惜春的風格與臘梅迥然不同。石榴花還沒有開放。整棵樹還處在睡眠狀態。春天的氣息還沒有喚醒她冬眠的夢。去年乾枯了的葉子有的仍殘存在樹枝上，頑強地等待着新生葉片的誕生。當石榴花開時，其實已看到了初夏的影子。石榴醒來夢草高，忙尋春光怕春老。打起燈籠滿地找，春天蹤影已杳渺。

無獨有偶，紫荊花也還在炫耀着美的枝條，還不想讓葉子遮住她枝條的美，一直在春風中如琴瑟般瑟瑟。但她一旦開花，會經久不衰。人們都稱其為百日紅。

天天在屋裡，不會看到這樣美麗動人的變化。出去一看春天還真叫人開心！所以，人需要接近自然！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來去都在自然中。

有許多的人在院子裡徜徉。有的在賞花，有的在嗅花香，有的在花前留影，有的在走馬觀花，有的三三兩兩談笑着漫步，也有的人只管走路。不論怎樣，都在享受院子裡的春天。

春色撩人！這是多麼美好的時光。春天總是讓人們感到溫暖的。不僅人們感到溫暖，而且萬物都會有知。你看，春天到來了，綠色來了，紅色來了，粉色也來了，白色來了，紫色也來了，藍色沒有落後，黃色也在隊伍中……他們拉着手，挺着胸，昂着頭，生機蓬勃地走來。

我總認為春天太浮躁，花兒和草兒都紛紛而來，彷彿沒有什麼主題，所以很少去寫文章去讚美春天。其實不是春天的責任，是自己對春天認識的浮淺，並沒有認識到春天的偉大，春天的包容、春天溫暖的深意。因而去歌頌頌，

這也是情有可原的。秋嘛，是果實纍纍、可以收穫的季節。但可悲的是我還經常去頌揚冬天，喜歡那肅殺的白霜、白露、白雪，僅看到那表象的潔白。

今天，我站在春天裡，從未有過的一種感受，那就是春天的力量。冰雪消融，萬物復甦，百花齊放。有許多詩云：「春風又綠江南岸」「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」。這就是春天的力量。但我又有一種感覺，那就是春天的無私，春天會走進大地的每一個角落。無論在哪一個角落，無論哪一株草木，哪一片山川，哪一道水灣，都會擁有春天。

生生不息是因為春天之不息，是因為春天的歲歲如期而至，從不食言。故，當我們為表達一種氛圍、環境、機遇和感染力時，便會用「如沐春風」或「春天來了」幾個字。「春」確實應被人們推崇。古時過年時，人們都把「春」字貼在最重要的位置，以示對春的尊重，以兆對人們的吉祥如意，希望一切事情都像花兒開在春天裡。

「春天」為什麼如此有「民意」得「民心」？是因為春天有靈魂。其靈魂是美麗的、慈祥的、潔白無瑕的。春天的每一種行為都是用靈魂去為之的。用靈魂去做事，一定是正確的、無私的、充滿能量的。用靈魂去表達，一定是充滿溫暖的，充滿感染力的；用靈魂去愛撫，一定是無堅不摧的、充滿力量的。春天把大地撫綠，春天又把花兒撫開，這是怎樣的魔力呢？我見過許多的魔術大師，都無與倫比。回到家裡，我就把廳裡的落地窗的窗紗打開，把窗子打開，好讓春天進來，讓目光遠遊。然後坐在沙發上向外望去：粉色的，白色的，黃色的，紅色的，一樹一樹。茵綠的草坪平鋪開去。飛動的鳥兒不時出現與消失。一幅真實的春色畫圖映入我的眼簾。

我靜靜地，坐看花搖，鳥兒飛，好愜意！